

<<军校里的那些花儿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军校里的那些花儿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3940217

10位ISBN编号：7503940212

出版时间：2010.2

出版时间：文化艺术出版社

作者：陈华

页数：29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军校里的那些花儿>>

前言

2008年的时候，因为封面上那一连串气势磅礴的推荐语而读了《那一曲军校恋歌》。故事倒是淡淡的，几个军校女生们，在起床号熄灯号之间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。

捣捣乱、出出丑、实心实意爱着一个男生。

那纯真的味道就在我心里扎了根，让我记住了这群军校女生。

时隔一年，在《军校里的那些花儿》中再次邂逅她们。

只是她们已不再是当年的军校学员，而是走出校园各自有了新的故事，她们或者组织起家庭、或者仍在爱情的理想中挣扎，她们走在不同的路上并肩而行。

再看到她们，既陌生又熟悉，就像是看到了很久不见的老同学。

读她们的故事，总有一种朴实的感动在不断提醒我：这是一些单纯的爱情故事，虽然环境在变，但爱情本身抵御住了现实的敲打、也拒绝了世俗的权衡。

这是在军校那块纯净的土壤中、开放出来的干净的爱情。

虽然读过许多爱情故事，也看过很多描写那个时代的影视作品，却仍会被它打动。

它纯洁、芬芳，简单而执著。

这种简单并不是说两个人一见钟情、然后就遇到什么状况都不离不弃天长地久，那种完美的爱情是不真实的。

而这样单纯的爱情是存在的。

就像起始于十几岁的初恋，没有原因，心里却敢为此做出最大的冒险、也甘于因此平凡一生。

物质在那一刻并不重要，仅仅是相互拥有便已得到满足。

“单纯”这个东西很美好，无论现实怎样对人生添油加醋，都不能损伤人心底的单纯。

但是单纯的东西确实越来越少了。

当读到这部小说时我是欣慰的，因为还有人能写出这样美好的东西。

现在的爱情都遭遇了什么？

房子、家庭、第三者。

现代爱情的矛盾唯独不是爱情本身。

我更愿意投身这部小说里，望着遥远的漫漫的绿色年代，晶莹剔透，坚韧不屈，几抹色彩亮丽的身影散落其中，扎进人心底。

<<军校里的那些花儿>>

内容概要

当记忆打开，那些过往以最美的姿态涌上心头。

并非我忘了曾经的苦涩，而是所有沉淀在年少的时光都那么清澈，无论过去多少年，我都能透过沉积的岁月看见当年透明的心。

叶小米，郝好，朱颜，丁素梅，任天行，庞尔，廖凡，张雪飞……念起这些熟悉的名字，仿佛我们还正当年少，意气风发，而时间早已越过那片操场，翻走我们20岁的篇章。

眼前的生活已经天翻地覆，各自一转身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，但我们心里永远都保存着20岁那年的纯真。

<<军校里的那些花儿>>

作者简介

陈华，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，目前供职于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。著有《那一曲军校恋歌》。

“我没有太刻意去往好的方面写，但记忆打开时呈现出来的好像就是美好的了。我在现实生活中是爱憎分明的，有时候也与人硬碰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写这本小说的时

<<军校里的那些花儿>>

书籍目录

- 第一章 青春透明如醇酒可饮可尽可别离
 - 第二章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
 - 第三章 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
 - 第四章 青春的背影正穿过呼唤的密林
 - 第五章 挹泪的过客在往昔生活了一瞬间
 - 第六章 我曾踏月而来只因你在山中
 - 第七章 总觉得你还在什么地方静静等待着我
 - 第八章 我脸上蒙着雨水就像蒙着幸福
 - 第九章 当岁月和美丽已成风尘中的叹息
 - 第十章 如果能在开满了栀子花的山坡上与你相遇
 - 第十一章 野百合散开在黄昏的山巅
 - 第十二章 命运已撒下天罗地网
 - 第十三章 我只是一棵孤独的树在抗拒着秋的到来
 - 第十四章 这谜一样的生活锋利如刀
 - 第十五章 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
 - 第十六章 没有雨的春天，没有你的流年
 - 第十七章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，我只想你
 - 第十八章 忧伤开满山冈等青春散场
 - 第十九章 露水挂在发梢结满透明的惆怅
 - 第二十章 眺望是一种青春的姿态
- 后记

<<军校里的那些花儿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青春透明如醇酒可饮可尽可别离 毕业当晚，军校最后一次会餐的阵势来得很是剽悍，与威虎山上大年夜里座山雕大宴众土匪的桥段颇为神似。

酒一喝高，场面自是汪洋恣肆、风景浩瀚。

端着盛酒的碗守财奴一般死活不放的，逢人就敬酒、上了发条一般不停地敬军礼的，一边上安安静静、规规矩矩、一板一眼踢正步的，拉上你的手立马跟你成了连体婴儿、走哪儿跟哪儿绝不分离的，一把熊抱抱住了、鼻涕眼泪可劲儿往你军装上蹭的。

一时间，食堂里晃荡的都是非职业本色演员。

离别的一刻，往日那些或深沉清高，或随和本分的面孔一律不见了，一时间竟满目都是率性而为的性情中人。

抬眼一望，绿叶丛中有限的几朵花儿，有三朵已经被酒精浇灌成了红艳艳的山丹丹。

这种场合，要是有一个女生胆敢玩洁身自好、坚决滴酒不沾，我估计男生们能把她扛起来架到食堂的房顶上去。

配合一下众弟兄的情绪，小抿几口红葡萄酒，对女生们来讲这一关并不算难过。

可是偏偏实诚如花朵叶小米者，就必须要把自己给喝成个李太白。

最终以一个醉卧在班长邓海云肩头的造型，负伤的女战士一般被背出食堂，为她四年的军校生活划上了一个欲说还休的感叹号。

没办法，我的北京老乡叶小米永远是这么一个出位的人，千万别指望一个文学女生活得如神机妙算东方不败，她能少念叨几回“生存还是死亡”的终极追问就已是万幸了。

这天的菜肴还是延续一贯的部队老传统，大盘装肉，大盆盛汤，浓油赤酱，香飘四野。

桌子中央，一只炖得硬撅撅的肥母鸡，半个身子浸在油汪汪、热腾腾的汤水里，骄傲地翘出半个屁股，以一个华清池中洗凝脂的杨贵妃的经典造型，稳坐会餐宴上压轴大牌的交椅。

桌子上的酒并不比往常节日会餐时多，两红一白总共三瓶。

会餐开场一切如常，先是学院领导讲话，一通鼓掌。

再是各区队班主任讲话，又是一通鼓掌。

而后轮到学员代表发言，鼓掌异常的热烈。

因为，自由开吃环节已是拭目以待。

此刻，桌子上酒瓶子的数量，突然就像是变戏法一般，开始以N次方的势头一路高歌猛进起来。

男生们手里举着盛酒的大碗，舌头很快丧失了灵便，面孔大多红成了关公。

偶有不上脸的，人群里望着了却总有几分触目——白着一张脸端坐着的人，怎么看怎么有几分乱世枭雄曹操的阴险。

男生们先是勾肩搭背互述衷肠，而后四处游荡拉帮结伙寻老乡，你敬我一碗，我敬你三碗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。

仗了酒胆，平日里那些个循规蹈矩蔫头耷脑的男生，突然会堵截住某个女生，端稳了手里盛酒的大碗，就开始玩梁山好汉的造型。

但见他猛一仰头，一路把酒咕咚咕咚喝下肚去，而后一抹嘴一露齿，一往情深逼视着伊人的眼，道上一句：“一切尽在不言中了。”

”她若在丛中那么一笑，他的脖子和脸的红涨程度能立即增高五个指数。

想来这时候你让他喝敌敌畏他都能不眨眼给干了。

有了那美人一笑，多少相思尽付酒水中，四年彻头彻尾的光棍生涯，也能说声心中有爱青春无悔了。

有人开始引吭高歌，众多的声音也跟上来了。

军营奏鸣曲开场一定是——“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……”接着大风一起黄沙漫漫吼出的是——“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大风从坡上刮过……”而后罗大佑、齐秦、赵传、小虎队竞相出场，最后一准儿落在摇滚青年崔健身上，保留曲目便也跟着出台了——“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……”当最后那句“你这就跟我走”狠命地朝众人砸去的时候，食堂里便一派鬼哭狼嚎，会餐的高潮段落算是来到了。

<<军校里的那些花儿>>

欢宴上，我一直保持着一个局外人一般的冷静。
不是我冷血，也不是我不爱狂放，而是我被会餐前突然接到的一个通知给打蒙了。
这是个好消息。
原本的分配通知书已经放在了我的床头柜里，一家塞外军校的接收函正老老实实躺在抽屉里呢。
可是，会餐前集合的一刻，班主任老洪突然把我从队伍里喊了出来。

老洪说：“小子，算你运气好，电影厂来考察的人看上你了。
张家口别去了，回北京吧。
廖凡，我正式通知你，8月20日前赶到电影厂报到。
对了，叶小米跟你分在一个单位，报到前互相提醒一下，别耽误了正事。

”天上突然掉下来的这个大馅饼，真一下把我砸蒙了。
一时间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北京的这家军队电影厂一共在哲学系要两个人。
其中一个名额无惊无险自然是叶小米的。
叶小米是军校里那一小撮傲视群雄的干部子弟中的一个，回北京的事儿上，没有谁能够与她争。
争议更多的是另一个名额，据说大有来头。
围绕着这个名额，区队早就有了不少议论和传说。
听区队上几个山西籍男生议论，说这是他们的老乡——班上的一个男生自己要到手的名额。
这山西男生的叔叔是个煤矿老板，一心想把侄子弄到首都的大机关去发展。
而今这个名额怎么就砸到了我头上呢？

电影厂来人我是见了的，我也在被召见的十几号人之列。
原本以为这样遍地撒网的相看，只不过是陪太子读书走一下过场，不曾想还真就有了越位进球的机会。

趁着人群里还没人拽住我的手，我赶紧奔向东北男生张雪飞而去。
张雪飞在同学里有一个绰号叫“情报处长”，军校里的小道消息、号外、内参什么的，在他那里大多能找到详解。
我把一瓶北京二锅头稳稳地塞进了张雪飞的手里，那是我寒假里从北京带回来一直没舍得喝的。
张雪飞接了二锅头就上了嘴，嘴一歪用牙齿咬开了瓶盖，猛灌下几口，猛烈咳嗽长达数分钟后，这才把我揪到没人的角落，为我娓娓揭秘。

却原来，那山西同窗档案里有一纸因考试作弊而得下的警告处分，电影厂制造电影，却并不喜欢在生活中造假，山西同窗一失足成千古恨，而我便成了那个幸运的替补队员。
几句话说完，张雪飞死盯着我的脸看，我知道他不是妒忌，他是在期盼着我幸福的眼泪。
可是军校四年我早就学会内敛了，逢喜不笑，遇悲不哭，麻木不仁如高仓健。
张雪飞于是很失望，扬着手里的二锅头重新上路，摇晃着脑袋去找别的知音了。
我开始慢慢地吃菜，再就是四下瞅人，以掩饰自己的慌乱。
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命运如此的安排，是在成全我呢还是在毁我？

我的目光一直在人群中逡巡，先是找到了那个倒霉蛋山西人。
他倒是豪放自如，像是刚打梁山下来，正和杨贵妃进行亲密肉搏——拽着个肥白的大鸡腿啃得正欢。
我是不是该过去敬他一杯酒呢？

是感谢他的失足作弊呢，还是感谢他退位让贤？
我犹豫了两秒，马上觉得自己是被幸福冲昏了头，飘飘然找抽呢。

我目光转移，开始在绿叶里寻觅鲜花的芳踪。
但是那个我最想要见到的人，一个叫朱颜的女生，却在酒席开场没多久便不见了踪影。
如果说暗暗喜欢一个人四年，从未开口表白也能被叫做爱情的话，我想，我拥有的，就是一个人的爱情。

朱颜去了哪里呢？
女生里她的分配最不理想，本是江城本地人，却被分配到了南方一座大山里的教导大队。
她是抓紧时间和家里人团聚去了呢？

<<军校里的那些花儿>>

还是已经坐上了南下的列车赶去报到了？

班上原本五个女生，一个叫姚小遥的女生大三那年退学后，五朵金花只剩下了四朵。

朱颜已开溜，眼前的三朵花明显都得到了酒精的充分浇灌。

那个叫丁素梅的安徽姑娘，平日里略显苍白的一张瓜子脸，而今涂了胭脂一般绯红着，有种平日不多见的妩媚。

她花枝乱颤，咯咯咯地一路娇笑着，在班长的带领下，不断把酒杯举向弟兄们。

她没有理由不欢笑不畅饮，女生里唯一一个留校的名额被她牢牢握在了手上。

听说之前由于军校的纪律限制，无法开展正常约会、而与她早早分手了的青梅竹马的男朋友，突然浪子回头、涕泪涟涟，举张旧船票，再次胜利地踏上了她的客船。

前几日，有同学在军校的小酒馆里，见到这甜蜜的一对边吃边喝在共谋幸福大业了。

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丁素梅，她绝对没有理由不绽放笑容、不挥洒美艳。

而那一晚我也才发现，平素不苟言笑的丁素梅一旦放开来，那举止做派，真很有点军统女特务的范儿呢。

团支书郝好则一脸红云，和男生庞尔被众人簇拥着，接受着一轮又一轮的海浪一般猛烈的祝福。

四年了，班上就盛开了这么一朵爱情之花，还是顶着狂风暴雨，从石头缝里绽放出来的。

容易吗？

他们两人胸前应该再各佩戴上一朵大红花，那就像极了战地浪漫曲里的革命夫妻了。

会餐过后，西安姑娘郝好就将远赴东北报到。

青岛小伙儿庞尔则因为半年前刚刚被查出了淋巴瘤，需要长期治疗而被留在了江城的母校。

过不了几个时辰，这一对苦苦相恋的人儿便将劳燕分飞、天各一方了。

今年的毕业分配，西安的一所军校就有两个名额。

如果没有这一场迟来的轰轰烈烈的恋爱，郝好回到家门口发展一点没有问题。

论政治表现，专业成绩，军事素质，郝好哪一方面都没下过区队的前三名。

可如今，回家的路显然已经与郝好无缘了。

郝好是在庞尔患病之后勇敢地走到他身边的，这样的一份感情，这样的一个人，本应是得到更多的赞许和关爱的。

军校方面虽然同情着郝好，可在军校三令五申不许学员谈恋爱的一纸禁令下，身为党员的郝好顶风作案，对待这样的学员，军校历来的做法就是棒打鸳鸯，不给当事人创造任何继续发展的机会。

班主任老洪说了：“军校里那么多的学员看着呢，不杀一儆百、树立风气，军校今后的工作怎么做？”

军校的纪律就是这么铁面无情，人若有意只能徒留怅惘。

亲爱的弟兄们，快快为郝好和庞尔送上如潮的祝福吧。

前路如此渺茫，爱情如此芬芳，除了祝福，唯有喝酒。

在众人热烈的呐喊声中，郝好亮开她善歌信天游的好嗓子，唱了一首《出塞曲》—— 请

为我唱一首出塞曲 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 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 我心中的大好河山

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 谁说出塞歌的调子太悲凉 如果你不爱听 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

..... 歌声里，许多人都在抹眼泪。

班主任老洪背对着众人，一个人立在窗口闷闷地吸烟。

2 “来，廖凡，搭把手，把小米放到我背上来。

这丫头，今天一晚上情绪都不对，我一没留神，她就一大碗白酒下了肚，跟喝白开水似的，哪有这么个喝法啊！

”邓海云一边在我的帮助下把叶小米往自己背上驮，一边小声数落着，“嘘！

别出声，咱们悄悄走，一个女孩子喝成这样，看让人笑话。

”人群里，我的目光始终没有找寻到我格外惦念的人，却被临桌叶小米的醉态给惊了一下，我赶紧上前和邓海云一起扶住了她。

就在我和邓海云缩脖套脑，脚步轻移，力求不露痕迹地把叶小米安全转移之际——“酒干倘卖无.....酒干倘卖无.....”的歌声忽然一转，我们身后，无数声音齐刷刷地吼出了那声——“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，往前走，莫回头.....”不用回头，高粱地里站起来，是无数我们军校的好弟兄。

<<军校里的那些花儿>>

出了食堂，邓海云便背了叶小米一溜儿小跑起来，我在旁边举着我的军帽为叶小米挡雨。会餐之前天儿还好好的，夕阳下风轻云淡的，眼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天空却已经落下细密的小雨点来了。

南方的天气就是这么善变。

还没走到女生宿舍楼下，却见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停在那里，有人在楼上楼下地搬东西。车前，一个打着一把花伞立在雨中的袅娜的身影，一下灼伤了我的眼睛。

正是她，朱颜。

朱颜见了雨中我们三人行的造型，赶紧伸过手里的雨伞，替叶小米遮住了雨丝。她眉头紧皱，芳唇开启：“天，小米这是怎么了？

怎么了？

” “她，没大事。

喝多了，有点醉了。

”我在一边解释着，没理由地缩了头，活像肇事者。

“什么？

喝醉了！

怎么可能嘛，四年了我都没见她喝醉过。

肯定是你们哪个坏小子给灌的吧？

这都要各奔东西了你们还下这般黑手，缺德吧！

”朱颜把伞塞到我手里，伸了手，要把叶小米从邓海云背上抱过来。

“你抱不动的。

还是我来吧。

”邓海云红了脸说。

我是早已经习惯朱颜的数落，挨了骂还身心通泰，可老实人邓海云却涨红了脸，仿佛人真是他灌醉了似的。

见是毕业生，女宿监很是痛快地放了我们的行。

正好是晚自习时间，楼上楼下倒没见几个人影。

上了楼，我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。

军校四年，此地我还是头一回来，难得一游心生好奇。

却见有几个房间门口堆着一个个纸箱，已是一派大撤退前的凌乱。

盥洗室里冒出滚滚的浓烟，几个女生蹲在地上正烧东西，一走廊都是焦糊味。

“也就是个毕业，还得演一出黛玉焚稿怎的？

”我满是疑问。

“呸！

我们可没那么多情。

是革命队伍里的弟兄们太多情了，四年里姐妹们收到的情书可以办展览了。

这一毕业，结婚成家，生儿育女的，不销毁了这些历史陈迹，怎么开展新生活啊。

”朱颜在一旁解释。

“天哪，要不说最毒妇人心呢！

下手可太狠了。

好在还没杀人灭口。

幸亏啊，我没写过什么情书，否则遭了暗算连家都别想回了。

”我满面惶恐。

“想得美吧你。

像你这样理性有余，完全不懂感情的，才没人注意你呢。

你只配天天对着大柱子反思。

自个儿一边想去吧，问世间情为何物。

”朱颜的话，引得邓海云都笑了。

<<军校里的那些花儿>>

“问世间情为何物”，是刻印在我们教室阳台大柱子上的一行小字。

何时何人所为，至今是一起悬案。

因主教学楼是前国民党的交通部所在，属国家保护文物，所以这行小字绝对有破坏文物的嫌疑，故一直无人自首。

这行玄妙的字迹便令我们生出无限的遐想。

我们甚至一度怀疑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卧底，在为情所困时发出的感慨，甚至，这本身就是价值连城的情报也未可知。

而“问世间情为何物”也成了我们对感情处于饥渴状态、却始终没有得以释放之人的代称。

宿舍里，除了床头写着叶小米名字的那张铺位还如常铺着，其他铺位上都已经是空空的了。

床板木纹毕现，颇有几分印象派画作的神秘和玄远。

而今它们的主人们果真如黄鹤一去，从此不再复返了吗？

到了宿舍，叶小米就醒了。

朱颜给她打来水，她洗了把脸，又喝了杯温开水，就不做声地睡下了。

我们一行人才又走到了楼下。

楼下的面包车旁，一个司机模样的人正把一个床头柜往车厢后屁股塞。

床头柜是我们军校统一配发的，已经油漆斑驳，很是破旧了。

“这个你也带走啊？”

“我不禁惊呼。

四年里，男生们对朱颜的小市民做派一直很是嘀咕，我虽一直持包容态度，但眼前还是没克制住自己

。

“大惊小怪什么啊，发给我的，我当然要带走了。

我的目的地在大山里，不是去游山玩水，是驻扎潜伏、长期扎根的啊，我的同志哥。

”朱颜倒是坦坦荡荡，言语中却掩藏不住几分悲切。

“可这么个床头柜，这么破。

明显不够香艳啊，要不，我送你一个新的吧。

”我开始调侃。

“香艳？”

你送我？

不敢当。

知道你是去电影厂吃香喝辣、当著名演员去了，我更不敢劳累你了。

要说你形象这么正面，没准儿还真能在电影里当一把王心刚什么的呢。

我一个大山里的教书匠，要那么香艳干吗？

”朱颜笑了。

消息真是传得快，我回北京的事连朱颜都知道了。

我既惊又喜，身板不由在她面前挺直了几分。

可朱颜的神情间却陡然严肃起来：“不和你在这儿斗嘴了，你留着躲被窝里偷偷乐去吧。

你们赶紧的，去把任天行找来。

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叶小米就是为他喝成这个样子的。

任天行这一去西藏，叶小米的一腔相思不都打水漂了吗？

”朱颜的脸绷着，像是很生气。

“可下午毕业典礼一结束，任天行早早就离校了啊。

会餐时根本就没见着他人影。

”我身边的邓海云说道。

“这个任天行，真是冷血动物！”

老端着个革命军人的刚硬派头。

这叶小米也不知道看上他哪儿了！”

”朱颜是真生气了。

<<军校里的那些花儿>>

“是啊，这任天行离校那么早干吗？”

那什么，你放心，明天回北京，我跟叶小米坐一趟火车，我好好做做她的思想工作。

你放心，一上车我就给她买份列车上最好的盒饭，肉丸子炸鸡腿这么一上，保管火车没过长江呢，就让她忘了任天行是谁。

真的，朱颜你别笑，那什么，你是什么时候的车，我，我和老邓，去送送你吧。

”我说。

“不用了，谢谢！”

我还不急着去报到呢，我要先回家待几天再说。

哎，这一去啊，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。

”朱颜感慨着，语气和表情都很伤感。

我们几个正说着话，却见一群人往操场上拥来。

一辆草绿色的军用大轿车已经发动起来，有提着行李的学员陆续往上走。

我们三个赶紧往那边赶了过去。

从下午开始，这样的送站车已经不知从军校发出多少辆了。

这趟车上有郝好。

黄昏暮沉，小雨缤纷，送别的场面充满感伤和无奈。

此去经年，关山万里，几许韶华，我们的下一次重逢，又会是在何时何地呢？

人群里，有好几个男生的眼圈红了。

车子启动的一瞬，郝好从车窗里伸出手来，向大家挥手说着再见，眼睛里满是晶莹的泪花。

山东男生郭福来明显喝高了，红油赤面的，突然上前一把抓住了郝好的手，久久不肯松开。

车子开动起来了，他拽着郝好不放，跟了徐徐开动的车一路小跑，最后还是被张雪飞冲上去给拦腰抱了回来。

“没见人家庞尔在一边坐着吗？”

这个郭福来，总是踩不上点。

”朱颜一边擦着眼泪，一边小声嘀咕着。

人群散去，朱颜黄色的衣裙一闪，不见了。

连句单独的祝福的话我都没顾上说出口，她就那么从我眼前消失了。

那天，朱颜没穿军装，而是一袭黄色连衣裙，裹挟着她高挑丰满的身子，就像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。

3 每一个男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女人。

这女人不一定是他的妻子或者情人，她就是她。

她应该是从他青春的沼泽地里走出来的，他是她的引领者，或者说是启蒙老师。

她身上应该有一种奇异的密码，一双泉水一般的明眸，两片玫瑰花瓣一般的红唇，纤细的腰身，或者是一双修长的美腿，这些，局部的或者全部的，就是这密码的载体。

有了它们，一个男人灵魂出窍，随即情窦初开、豁然开朗，完成了对一个女性最初的顶礼膜拜。

而后的千山万水、恋恋风尘、有意无意，他都是在用这最初的密码，来破译他所遭遇的每一个女人。

也就是说，他终生所做的，都是在别的女人身上寻找这个女人的影子。

说得直白一点，男人不是在吃遍了所有的大菜后再选出自己最爱的那一道——在菜谱还没上来之前，他心里其实已经有了一道菜，一道他这辈子或许永远吃不着、也够不着的菜，但他的味蕾早就成了它的俘虏。

单单因为，在大脑空白、身心空虚的青春期，他与之遭遇和碰撞了，因而，终生都难逃它的围追堵截和四面埋伏。

我心里的那个女人是这样的。

她有着高挑的身材，坚挺的胸部，皮肤泛着小麦一样的金黄，睫毛长而细密，看人的时候眼神涣散，神情里有一份掩饰不住的懒散和傲慢。

最关键的一点是，她必须有着一双美腿，修长，挺拔，健硕。

这个密码的持有者是她，朱颜。

<<军校里的那些花儿>>

我几乎是对她一见钟情。

1988年的那个夏天，我们北京来的10个高中生早早赶到军校报到，军校还没有正式开学，却又不允许我们随便外出，几天里我们能做的事就是在校园里瞎转悠。

在校园里我并没有看见想象中气派的射击场，堂皇的游泳池，以及女特工一样神秘而漂亮的女生，内心不由备感失落。

加上江城的天气又闷热难当，我的心情禁不住有几分烦躁。

那天午后，在军校操场边的阴凉处，我正躺在一块草地上胡思乱想，夏风轻拂，带来阵阵凉意。

这时，我的耳朵里忽然灌进了一声响亮的口哨。

两声长长的口哨之后，是一阵混乱的吉他弹奏的乐声和一阵狼嚎一般的歌声。

我坐起了身，视线里忽然跃进了一团金黄色，那明亮的一团正穿过操场，朝男生宿舍楼的方向一路行进而来。

我手搭凉棚，望见了一个穿着一袭黄色连衣裙的女孩，她高高的个头，甩在脑后的一束长长的马尾辫神气地晃荡着，两条修长匀称的腿迈动得很快，疾步前行之际，注溢着青春气息的身体被连衣裙勾勒出的线条煞是迷人，令人不由心神荡漾、想入非非。

我那19岁少年蠢蠢欲动的春心，一下就被搅乱了。

那天晚饭的时候，意想不到的，这匹已经欢腾地跳跃在我心房里的的小母马，竟然坐到我的身边来了。

按照军训的分班，我们两个竟然被派到了一个班上。

当我深呼吸之后，按捺住一颗狂跳不已的心，殷勤地把一碗绿豆汤端到她面前的时候，她抬起那双长睫毛掩映下的黑眼睛飞快地横扫了我一眼，眼神在我脸上略微停顿了几秒，方才朱唇轻启，淡然地说了声：“谢谢！”

天！

上天啊！

只为她的目光在我脸上驻留的这两秒钟，我愿意，愿意做她身边的小羊羔，被她用皮鞭轻轻抽打。

那一刻，我一下理解了那些歌里的酸词是怎么唱出来的了。

军训开始，她的那束马尾辫不见了，是按照军校的要求统一被剪掉的。

她的头发留得短短的，简直比我长不了多少，扣上军帽，看上去简直就像个小男孩一样。

特别是在队列里头，要不是胸前有那么两个紧绷绷的鼓包，乍一看还真有几分雌雄难辨呢。

因为我们个头相近，在队列里的位置紧挨着，训练中经常有被要求双双出列的时候。

每逢到这时，我的心房就成了一个八音盒，悠扬欢快的乐声从里向外流淌。

“醒醒！”

醒醒！

廖凡。

做春梦呢？

有烟吗？

”我的身子被一条腿狠劲地踢了一下。

黑暗中，上铺的张雪飞在我头顶上伸着脑袋叫唤。

我起身去摸军装的上衣口袋。

毕业的当晚，熄灯号已经响过。

下午的毕业典礼过后，我们都是自由身了，军校的纪律对我们已经失去了法力，我们摇身一变，成了一个正排职小军官了。

可是，当熄灯号响起，我们这些还没有离校的学员还是不由自主拉下灯绳，一个个跟老农民似的一声不吭地躺到了炕头上。

看见没有，四年军校生活，我们经受了怎样一番钢铁般的打磨和历练啊，年纪轻轻风华正茂，但从未纵情于所谓的夜生活。

张雪飞从上铺跳了下来，盘腿坐到我的铺位上。

他狠命吸烟，猛烈咳嗽。

<<军校里的那些花儿>>

宿舍里一派滚滚烟雾，我赶紧拉上张雪飞，一同出了宿舍。

4 7月里，军校的夜晚，一场暴雨骤降，原本闷热的天气和我们溽热的心情一般，陡然晴朗许多。

一轮圆月高挂，在这分离的日子里，月亮却是圆的。

故乡的歌是清远的笛声，莫非只在有月圆的晚上响起？

我们爬上高高的宿舍楼楼顶，找了块儿空地盘腿坐下，一边仰头望月，不断向空中吐着烟圈，一边使劲抽打着叮到身上的蚊子。

我们都没有出声，只是沉默地望向那轮圆月，望向，夜色笼罩下的我们的军校。

“老廖，这回你可是功德圆满，既回了大首都，又进了不赖的单位，你小子以后发达了，可别忘了老弟我啊。

”张雪飞感叹着。

“啥发达不发达的，我这人你了解，随遇而安，随波逐流惯了，不是个干大事的人。

还是你小子这一回大连，绝对是放虎归山啊。

大机关坐着，海军制服一穿，回头率保准百分之百。

”东北人都喜欢人前整得溜光水滑、人五人六的，张雪飞尤其爱扮英俊青年，我于是这般恭维他道。

“不当教员正合了我心意了。

教书多累人啊，说是有假期，可是还不得天天备课啊。

咱们的那些教材都叫我给扔了。

这往官场的道儿上一奔吧，关键还得脑筋灵活。

否则你整得再明白，就是夜夜跟卢梭、黑格尔、叔本华、孟德斯鸠挤一被窝里卧谈都不灵。

不过你老廖倒是个做学问的人，发表过不少文章，这教员不当，有点可惜了。

”张雪飞挺掏心。

“啥可惜不可惜的，服从组织分配呗。

穿了这身军装，就得跟颗螺丝钉似的，党把你装哪儿就得待哪儿。

”我有点得便宜卖乖，却故作感伤。

“老廖，你说奇怪不？

平时在军校里头吧，这也被管那也被禁的，心里头经常有股子火，想骂娘，盼着早点毕业。

可眼前这真要走了吧，心里头还真有点酸溜溜的，真有点百感交集呢。

你跟我说句实话，老廖，上军校，你后悔不？

”张雪飞问道。

这样的一个问题显然有些大了，譬如叶小米经常挂嘴边的，“生存还是死亡”一样，让人有点下不去嘴。

我迟疑着又点上一根烟，也给张雪飞点上，半天没有回答。

我们沉默着，把目光放远。

不远处的长江一派迷蒙，一两声悠长的汽笛声穿过茫茫夜色，传到了我们耳边。

我们的目光移到我们的军校，不自觉地，粘在了对面的女生宿舍楼上。

我们目光炯炯，对着一个个窗口不怀好意地上下盘桓着，像两只死不要脸的苍蝇。

女生宿舍的小楼隐藏在一片暗影里，神圣纯洁，傲然不可侵犯。

我俩同时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。

也就在我们莫名的叹气声未落之时，一个窗口的灯光忽然一闪，灯亮了。

我和张雪飞的目光立马被牢牢地吸引了。

那个窗口开得很高，如果从我们住的那一层宿舍看过去，注定只是一个亮着灯的窗口而已，除了灯光别无内容。

可如今我们是高处不胜寒了，所以窗下的一派旖旎风光，就意外地落入了我们的视野。

当然，这中间隔着不短的距离呢，树影婆娑，只靠肉眼，我们望见的也就只是几个影影绰绰的身影而已。

但那身影明显跟往日不同，不是绿军装下的娘子军们了，而是白花花的一片，水雾轻盈，娇影晃动。

<<军校里的那些花儿>>

隐约的笑闹声传来，甚至水流到地上的哗哗声我们都能听到。

“给我守住！”

我去取望远镜！

”张雪飞的声音毫不掩饰地颤抖着，一边命令着我，一边飞身下楼。

他妈的这怎么守？

我又不能用遥控器把她们一个个都给定住。

一等就是半天，张雪飞总算呼哧带喘地上楼来了。

灯光已经熄灭，沐浴刚刚结束，曼妙的身姿，美丽的仙女，瞬间消失了。

“人呢？”

怎么没了？

我说什么来着，让你守着，你小子他妈的怎么守的？

”月光下，张雪飞红着一双兔子一样的大红眼，高声吼叫着，显然已经进入迷狂状态。

“他妈的，老子就是背。

四年一觉江城梦，赢得军校薄幸名。

这本来都出了门了，偏遇见老洪，审我半天，问我大半夜的举着个望远镜干吗。

这他妈都毕业了，连哨兵见咱们都不带拦的了，他咋就那么大的劲儿呢。

我说是舍不得军校，舍不得江城，想用望远镜，再望一望美丽的星空。

我连眼泪都给逼出来了啊，生是给急的啊，就怕美人跑了。

你说这老洪吧，也是奇怪，老婆刚随军过来，不回家炕头上热乎去，天天跑咱这儿图个啥吗？

” “就是为了代表党和人民，彻底镇压你这样的，满管子雄性荷尔蒙乱窜、随时有可能流氓滋事的不良男生。

”我满面严肃。

“我流氓，我不良？”

我都干啥了啊？

这军校里，女生总共就那么几个，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，连脚指头都不用受累。

总共就那么几朵花，谁敢打她们主意啊？

众目睽睽的，别说碰了，多看几眼，发几句小感慨，都有人找你谈话。

这把管人的，也太严格了。

和外头的女同学们多通通信，交流一下心得体会，寄个照片啥的那总行吧？

咱兔子不吃窝边草，单单就爱把那野花采，可咱那郝书记不答应了。

那次还训斥我呢，说我脚踩几只船不道德，我一回击吧，她就跟我急红眼了，骂我流氓。

我倒是真想当流氓啊，可是哪有下手的人选呢？

” “那说说吧，你准备找个啥样子的小娘子，好把你这只生瓜给破了啊？”

”我和张雪飞开始探讨人生的实际问题。

“这个问题，我还真是没好好想过呢！”

怎么说呢？

只要模样别太磕碜就成。

具体一点？

那就脸蛋最好像伊能静，身材跟叶子楣差不多就行。

” “天，世界末日啊！”

”我仰面倒地，受刺激不小。

那天夜里，楼顶上，我和张雪飞几乎彻夜未眠，一直胡侃到东方发白日头将出。

他始终如一名狙击手一般，保持着举望远镜的姿势一动不动，高度警惕守候着猎物的再次出现。

那一场女性裸体的遥远而模糊的观瞻，激发起了我们无穷的想象力。

张雪飞彻夜守望，雕塑一般的身影，令人不由感叹信仰的力量之大。

那群仙女里，肯定是早已没有了朱颜倩影。

我的那匹梦中的小母马，早早便不见踪迹，空留月光沁人肌肤。

<<军校里的那些花儿>>

匆匆一别，下一次的相遇，会是在哪一夜皎洁的月光下呢？

“快看，快看，有情况！”

”张雪飞猛踹我。

清晨迷茫的曙色里，女生宿舍楼前，梧桐树下，一男一女两个穿学员服的人正紧紧拥抱，难分难舍。

两名值班员在门口的椅子上打着瞌睡，全然不知敌情已赫然眼前。

望远镜里，我们同时看清了。

男的是任天行，已被分配到西藏带兵的我们的区队长；女的是叶小米，昨晚喝闷酒喝高了的我的北京老乡。

“真没看出来啊，咱们这区队长大人还是一大情种。

夜袭女生宿舍，他可是军校历史上的第一人呢。

”望远镜后，张雪飞一脸的狞笑，“你说说看，这叶小米，叶小米这锅生米，究竟被咱们的区队长大人做没做成熟饭呢？

哎哟，你踢我干吗……”我一飞腿下去，张雪飞捂住肚子，仰面倒地，望远镜被甩出去老远。

“我代表人民镇压你！”

你这个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老淫棍，你的末日来临了！”

”我沉着地对军校小流氓张雪飞做出一个枪毙的手势。

东方欲晓，莫道君行早。

军校的第一声起床号即将划开晨曦，迎接一天里的第一道曙光。

<<军校里的那些花儿>>

编辑推荐

王海鸰、麦家、佟大为、梅婷联合推荐 军校里的《山楂树之恋》，90年代初《与青春有关的日子》，这里有我们最好的纯真。

如果说上一本《那一曲军校恋歌》是只属于青春的，拨动了人们埋藏在心底的真性情，人人都愿意沉溺其中，体味可贵的纯真所带来的感动。就像梦。

人不能一生都只在做梦，曾经有过就好，那些美好哪怕仅能存留一点在心里，也好——那么《军校里的那些花儿》就承载着现实缝隙里残余的美好。

这是现实，主人公们青春不复，在生活中挣扎、翻滚；但它也纯洁，因为颠簸的现实里依然有爱情坚守在原地。

对于我，《军校里的那些花儿》是不可逃遁的现实。

文中八一厂、文学部、筒子楼、排演场，还有八一厂人特有的习惯和生活方式，都是我和我身边的人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着的。

所以我感觉无处可逃，书中的忧伤就是我真切的忧伤，主人公即将散场的青春也正是我的落寞。

唉，“那些花儿”——转眼间人到中年啊！

《军校里的那些花儿：那一曲军校恋歌2》换了廖凡男生视角的叙述，但语言风格依旧是“叶小米式”的，朴素明快，不玩儿深沉。

而男性的视角又使得某些地方荷尔蒙充足。

不过，柴米油盐、饮食男女，主人公走入了实实在在的生活。

有些地方写的很经典，比如廖凡说的“男人心底里那个‘她’的标准”，几句之间就让人明白了一见钟情。

而大大咧咧的叶小米也不是简单的“文学女青年”。

她风风火火、快人快语的外表下隐藏着细腻的情感和对生活深刻的认识，读来得到不少启示，受益匪浅。

零零散散写来，不知所云，但还觉得意犹未尽，也不知如何去表达。

对青春、对生活的体验，也许就不是寥寥数百文字能够表达的吧。

每一个男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女人。

这女人不一定是他的妻子或者情人，她就是她。

她应该是从他青春的沼泽地里走出来的，她是他的引领者，或者说是启蒙老师。

她身上应该有一种奇异的密码，一双泉水一般的明眸，两片玫瑰花瓣一般的红唇，纤细的腰身，或者是一双修长的腿，这些，局部的或者全部的，就是这密码的载体。

而后的千山万水、恋恋风尘、有意无意，他都是在用这最初的密码，来破译他所遭遇的每一个女人。

也就是说，他终生所做的，都是在别的女人身上寻找这个女人的影子。

说得直白一点，男人不是在吃遍了所有的大菜后再选出自己最爱的那一道——在菜谱还没上来之前，他心里其实已经有了一道菜，终生都难逃它的围追堵截和四面埋伏。

<<军校里的那些花儿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